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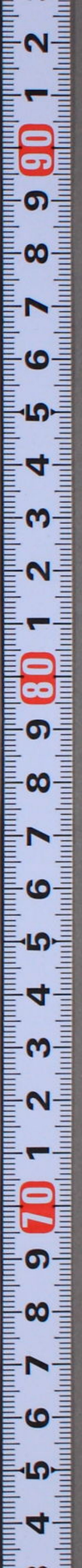


詩經恆解

共六本

3

0712  
1476  
3





門心 12  
號 1476  
卷 3



詩經恆解卷之三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小雅二 雅者正也 有位者為風 教之主 言行當為坊表  
 或作詩歌 必可以刪詩 樂章為人取正 故名其  
 詩曰雅 小大之名 則夫子刪詩 略分別其義 類而排  
 次之 因其簡編不一 以大小別之 猶後世書策分上下篇  
 之意 而其詩雖皆朝廷之作 亦微有不小雅所載多  
 朝臣事雖有天子詩 不過燕享勸戒及庶政之類 亦多  
 自文王至卷阿 皆述先德 規君上之詞 民勞以下 亦多  
 規箴 當亡國 家安危 大事所繫 則夫子小大二字 固非  
 無因而孔氏 謂大雅述大事 小雅述小政 亦略近之矣  
 至蘇氏 謂小雅言政事 大雅言道德 歧道德而二  
 之於理 不合鄭氏 創為正雅 變雅之論 蓋彷彿風變風  
 之意 而云然 然聖人以詩垂戒 無論正變 皆關勸懲 音

詩經恆解卷之三

一



相樂以德周行也德音也嘉賓之心也次第詠歌和以琴瑟將以旨酒豈徒飲食燕樂哉

有正變義無正變十五國之風猶可以正變云雅則不可以是云矣故弗從之

鹿鳴之什二之一雅頌無諸國之別積卷既多每十為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

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比而賦也呦呦和聲也萃蘋蕭陸生者也我主人自謂嘉賓或本國之臣

或諸侯之使瑟笙所用之樂凡燕饗之樂皆鼓瑟而工歌吹笙以開之簧笙中金葉承奉也筐所以盛幣者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周行大道以鹿之和鳴喻君臣和樂即飲食菲薄亦相歡娛既自謙而又願其竭忠告蓋不特通上下之情而實竭延訪之意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

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

敖興也蒿蔽也蒿草之高者其類至多蒿更賤於苹矣孔甚昭明視如字看待也忮偷薄言其平日厚於民也君子凡

有位者放游也欲久留之敖游謙言已飲食之菲而心則服膺君子之深美其平日修己治人是以竭誠相敬殺雖薄而酒旨欲其久燕敖焉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興也芩即黃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

生芩則味苦矣琴瑟堂上之樂湛久也燕安也又謙言已飲食不佳而不以為嫌者君臣和樂相信已久以此燕樂其心忘乎外物矣三章萃蒿芩每下愈況惟琴瑟旨酒不易琴瑟和而正酒之酣人如德之薰蒸此所以為聖賢燕飲之正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此燕饗羣臣賓客之詩蓋先王所以教上下和悅必如是而後可以後世燕樂無禮者參觀之而得失見矣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賦也騤行不

說疾而道遠至於馬倦人



疲致行役之  
苦盡矣然而  
不違者無已  
時上之曲諒  
臣下之忠  
勤奉上面面  
俱徹

止貌周道大路倭遲迂遠也靡盬見唐風傷悲憂勞王事蓋  
忠臣於王事實有不容已之至情非勉強塞責也言乘四牡  
而遠行久歷勞苦豈不懷歸乎特因四牡駢駢嘽嘽駟馬音姥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賦也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

喘息則病甚矣遑暇啟跪處坐也項安世曰古者駟馬強而耐遠至於

載飛載下音戶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與也翩翩飛貌

言騅之飛也亦下集于苞栩而孝子為王事翩翩者騅載飛

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滿以反興也杞枸杞

也先父後母言之序也此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

用作歌將母來諭賦也驟馬行疾也駸駸駸貌諭告也言以

而勞之也母思遊子意  
九篤故專言之以該父

四牡五章章五句

此勞使臣之詩不得已而使之憫其  
不能養父母而曲敘其情以慰其意

附解人臣忠於事君即所以孝親也而君則不敢自安必曲

諒其思親之懷深憫其行役之苦先王所以視臣如子而

深得其心力也儀禮謂為上下通用之樂蓋以其教忠勸

孝之義寓焉故以是為上下勸也

皇皇者華

音敷

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賦也皇皇猶煌煌華草木之華

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駢駢疾行之貌征夫行人懷思也言使  
臣奉命而行見皇皇者華被於原隰而駢駢前征不暇流覽  
物華所以然者憂國奉公每有所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  
思常如不及思採訪以裨朝廷也

此詩蓋採風  
之使故就兢  
於咨諏抑古  
者天子凡其  
所使皆令其  
採訪民風政



治得失及守  
土者之賢否  
故諸侯雖各  
君其國而吏  
治無不在天  
子洞鑒中歟  
奉使者必得  
賢人亦可見  
矣

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四章皆美其六轡所謂登車有光可以為儀四國也周徧爰於也咨諏

叔孫穆叔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周官禫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政事以巡邦國而語之則是使臣之職原欲其周

吝也又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為一書有咨事之義焉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音媒○賦也絲條理也謀籌畫叔孫曰咨難為謀凶荒厄貧為一書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有咨難之義焉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賦也沃若光潤度裁酌也叔孫曰咨禮為度小行人之職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有咨禮之義焉我馬

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賦也陰毛雜白曰駟均齊一也咨詢叔孫曰咨親為詢小行人之職康樂利親安平為一書有咨親之義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此遣使臣之詩儀禮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亦以其咨善求益上

下可以同之然非聖賢之君臣使之者與使者皆未必有此懷抱也

附解毛氏云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誤解華字甚非詩意朱子謂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亦未見穩協

蓋先王遣使臣固各有專事而亦必藉之採訪故勸望如此首章言駟駟靡及則固已深諒其勞而曲體其心下四

章美其登車有光冀其諏謀度詢是所以靡及之故而己所以遣之之意亦明焉叔孫以為君敎使臣良以此也其

分析諏謀度詢意義尤美叔孫去古未遠其語必有所受不必如朱傳變文協韻之說或疑遣之當慰藉不當責望

詩經互釋卷三

四



古人無故不廢弦歌周公作此詩使人燕兄弟則歌之用以發其至情而勸以敦倫其教深矣其詞情文悱惻尤不堪卒讀一起即常棣之鄂不相依而美言

不知先王遣使非但免於驛騷且必冀其有裨國政及其還役則以其果不辱命而勞之如前章所云立言次第與情事先後二詩固相因也且此詩亦未嘗無慰藉意

常棣之華鄂不音夫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與也常棣棣也如李而小子如

櫻桃可食與唐棣異程子曰今玉李也華萼相承甚力鄂與萼同不當作柎韡韡光明貌言常棣之華萼柎叢生相比榮

發故韡韡然興兄弟相親相助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

家道乃昌他人莫如兄弟也

古音蒲矣兄弟求矣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以死喪之難可

卒反積尸聚於原隰之間惟兄弟求之此舉變

故以該其處常而下文反復申明之也

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與也脊令爾雅作鵒鵒一日雖渠水鳥也大如鷓鴣雀腹下白頸下黑如連

柏親並美莫如兄弟味無窮矣揆言試觀死喪失所惟有一兄弟可恃二矣字哀聲感人矣又言急難外侮皆勝於朋友之相顧為淺人說法以其易見者曉之五章乃斥其忘兄弟六章教以毋忘孺子之性末二章導以功反復詳明

錢杜陽人謂之連錢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爭先赴之日

急况與况同又以脊令在原飛鳴行搖比兄弟相依患難相

急當此之時豈無良朋然每况然長歎而已不如兄弟之

急也蓋良朋非不關切然兄弟近處故其急難為尤先

弟鬪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音汝○賦也鬪門

傳作侮禦禁也烝眾也戎助也又言兄弟即或偶有鬪爭然

苟有外侮則出禦之蓋天性之自然不可得而沒也每有良

朋不過周旋解釋雖眾而無助力喪亂既平既安且甯雖有

之理是尤可見兄弟之親於友也

兄弟不如友生賦也承上言患難之時恃有兄弟及喪亂既

忘本悖賓爾邊豆古音田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賦

理甚矣邊豆而飫飲酒兄弟同歡無異於孺子和樂之時則孩提之

良可以

保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賦也翕合



美逾於此矣

詩經傳解卷三

五

兄弟之妻子兄弟之不和每由妻子誠使以身感化而皆相歡合如鼓瑟琴由是兄弟益覺和樂而且能久蓋其所以正妻子者亦至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賦也帑與室家凡一家中男女男有室女有家故曰室家宜善也妻帑和兄弟者一人之妻帑一家之人皆和樂且湛而後己之妻帑長保其樂究窮其理圖謀其事亶信也乎疑詞不自以為信而使反求諸心蓋世之私其妻子而薄兄弟者以為可保室家也而豈知天倫既乖道不行於妻子妻子亦將畔之宜室家者幾何哉即使其妻子相宜相樂然黨惡助非亦不久滅耳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燕兄弟之樂歌而說者以為為管蔡發非也

附解自鹿鳴以下至菁莪昔人皆以為周公制作禮樂使天下歌之其說甚正此詩先儒亦以為周公作序曰燕兄弟

也蓋周公制作有樂即有詩歌故為此以燕兄弟而毛氏申之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焉朱子亦以為然而謂左傳國語所載一是一非遂生疑竇夫管蔡之事周公尚忍言哉其犯天下之不義成王奉天誅之周公又奉王命誅之討管蔡者天非成王周公也然返諸公心豈能無戚戚乎故鴟鴞之詩反復自責未嘗有絲毫芥蒂三叔之見况作詩歌以教弟而乃自言兄弟之變示人豈復成為周公且本詩詞義無一毫干涉管蔡何必從而附會之曰然則左傳國語之言其不信乎曰讀者不得其意非誤也國語富

詩經傳解卷三



辰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明乎其爲周公作也左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當厲王時周衰同姓失歡周公此詩蓋鮮肄習故召穆公糾合之而重宣此詩以教作修作樂歌非謂召穆公作也故下文曰召穆公亦云則周公作而召公述之明矣不然富辰一人之言而兩不相侔左氏妄不至此朱子蓋泥死喪數章故附會毛氏然詩卽處變以明天性之良文章進一層說法非謂管蔡也朱子惟泥於管蔡故於章

意承接不明而又以急難鬪牆一章爲益輕以約九非詩意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卽死喪而兄弟性真可見矣原隰哀矣二句正證其孔懷之實脊令在原兄弟急難申言兄弟密邇相關有難則必急救往往有良朋關切撫心長歎而就近急救終讓兄弟居先卽或兄弟素不相睦而一有外侮無不出力相禦至於朋友卽十分相關其人雖眾然無爲戎首之理二章一言兄弟相處至近一言其分誼至親皆所以申明死喪章之意也前人誤解遂有疑輕朋友而重兄弟者何可不詳繹之末三章細細詠歎室家和



樂必由兄弟之宜所以然者其義該大學中庸在內聖人不言非言所能盡也妻帑室家解者亦誤是皆大義所關經文久晦不可不為明辨之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

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兩鳥聲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

仁故友聲宏而和平之福亦致伐木者斷削以成材交友者

切劑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伐木者非一人可為故

言伐木於山其聲丁丁然而鳥驚起鳴其聲嚶嚶然且出自

詩為燕朋友而作敘所以求友之義而以和平二字該之視之蓋友所以輔仁成德道相合而聲氣宏即明神亦鑒之而有和平之福極言友聲之重也二三

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音九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甯適不來微我有咎興也許許醜酒有萁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奠美貌於小羊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適偶微無顧念也

於歎詞粲鮮明貌八簋食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

者先諸父而後諸舅親疏之序咎過也又言伐木人多則聲

許許然而有勢以與朋友多則道廣因言醜酒之萁當與朋

友共歡而朋友以德相與初不必其等夷也凡諸父諸舅道

德之所存即莫非吾友既有肥牡以速之矣而尤殷勤冀

幸曰豈其或不來乎幸無我弗顧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

無我是咎也蓋速之意切也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

遣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古音矣飲此湑矣興也衍多也

踐陳列貌兄

章乃言飲食之事及殷勤之情並極言歡聚之事寫友聲二字十分酣足

道德相師利平之福可致



弟同異姓之等輩者無遠親近也乾餼食之薄者愆過也漚亦醜也酷買也坎坎鼓聲踴躍舞貌迨及也又言伐木于阪人多則歷陂險而不懼以與朋友交歡則可備艱險是故以醜酒之多邊豆之踐燕我兄弟無使相遠凡民之夫德往往因口腹之閒甚至乾餼亦以自私其愆孰甚若我今日則不然也我樂友而友亦相信聚會之時喜而謂曰彼此相契不必盛禮為歡也苟有酒歟則漚我而可苟無酒歟則酷我亦可即坎坎鼓我可也即踴躍舞我亦可也迨我暇時即從爾而飲此漚矣蓋甚言其相交之深即不必肥羜八簋亦足為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亦上下可以通用也

附解朋友五倫之一凡君親兄弟夫婦之際皆必賴賢友匡救輔成故甚重焉然朋與友有別朋同類而已友則愛也親愛交孚曰友以德相合以信相固修齊治平無事不可

成夫子之繫易也曰蘭臭述鶴鳴即此章友聲之義友也而何云聲德行道藝非友不成非友不廣文王有四友孔子亦有四友在一時則道義孚而氣類日宏在後世則淵源衍而教澤無盡故果友賢士而成聲則日進於高明如鳥之遷喬也其曰神聽和平者宇宙本有情之世界情日疏而五倫不相維繫戾氣以增有聖賢之師友道相契而誠相孚格金石感風雷明神有不福之者乎唐虞師濟洙泗師徒千秋彪炳神之聽之其時可想見矣首章伐木丁丁以協力工作嚶鳴遷喬興朋友進德修業相與上達相



彼鳥矣四句勸之以求神聽二句極言其效二三章專就  
 伐木以興而二章言友當先施三言朋友相歡喜其無遠  
 失德有酒湑我以下極言其浹洽無閒勿論有酒無酒及  
 樂舞之厚薄暇時即相歡飲此友聲所以成也友道未施  
 而求應非友此施而彼不應亦非友兩面說來斯為勸厲  
 曲盡諸父諸舅何以及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忘分  
 親賢則不必年之相若不畏勢之相臨且朋友易狎臨之  
 以尊長而禮益肅然敬益惕然故燕朋友亦必有諸父諸  
 舅其親炙嚴憚友之意未嘗不在其中而故舊燕飲此詩

亦可用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古音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賦也保護定安也爾指君謂君為爾者稱天以為言

除開也天下之福自君而開多益道德日增庶眾也臣下稱

天以祝曰天之保定於爾亦甚固矣天愛民而俾爾以德盡

厚天下臣民天下何福不自爾而開乎故天之意欲俾爾積

累功德日多日益以濟於人莫不眾被爾德此章總挈福由

德致之意言平日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賦也戩盡穀善罄亦盡也祿以所養言

受福承上言天保定爾果能然矣君奉天俾爾所行皆善施

不但天下無不得宜是以受天百祿以天下奉一人而非過且

福惟日不足有加無已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

人君奉天道  
 承祖德以天  
 之心為心必  
 以民之命為  
 命此詩極其  
 頌禱而中言  
 羣黎百姓徧  
 為爾德尤集  
 本首三章重  
 保定爾明非  
 下之私祝云



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起也盛也德福相因

日阜大阜曰陵岡陵之露石者如山蓄之多阜則突露岡則峻出陵則廣大喻福之蓄積而高大顯露也川之方至其流又祝以德福日增毋稍懈怠之意

禘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誨日擇士皆吉蠲齋戒滌濯皆潔

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禴秋曰嘗冬日烝公先公謂后稷以下至組紺先王太王以下君曰卜爾祭畢君命卜神享否而得兆曰萬壽無疆也承上德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為天眷以之事先而先人亦福之

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賦也神總承上天與先公先王弔至也詒

遺質實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徧普也承上言天祖之眷不特祭時乃然德之既修則神無時不至而詒爾多福所以然者民生之事簡質無多惟此日用飲食今皆爾德所徧爾之德莫非爾之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不識

不知若不知君之德而實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

徧為爾德詩誠善言天也

賦也恆本作經弦也升出也月上茲而就盈日

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始出而就明言外照而長騫虧也山亘古而常存不虧崩也松柏之葉新舊相乘而長春承奉而弗違承上文言神人皆和則自天申之其福新盛如日月之初升而且悠久如南山松相之長存蓋始焉以福應德天與神司其權繼焉以德必福天自我操其券故一切無不爾或承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人臣頌君之詞或君燕享賞賚之而以此頌也抑其所以頌祝者必本於

天祖之眷推原其善世宜民之德頌不忘規固為盛世之雅音

附解此詩舊說義多重複今集諸家而疏櫛之要令字句分

明章意貫串而已



詳味此詩揣其憂心歎其勤勞固已慰藉之者至矣而克敵制勝不久勞師尤見善政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音做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興也薇菜名見草蟲篇作初出土也莫晚玁狁北戎遑暇啟跪居處

也勞戍役而代其自言曰我之出戍也薇始作止其初出也亦曰庶幾早歸而不覺歲莫矣豈上之人故勞我哉所以遠

離室家玁狁之故所以不遑安居亦玁狁之故蓋知上之不得已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

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興也

柔始生而弱烈烈憂貌人憂則心火熾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薇亦柔矣久不得歸則憂甚且飢渴可謂苦矣而忠勤不

懈念戍事未定且不得歸則憂甚且飢渴可謂苦矣而忠勤不問其室家以苦况告也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

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古音几我行不來音釐

成而子剛也陽十月也嫌於無陽故曰陽孔甚疚病也言既至戍所薇亦剛矣而玁狁侵擾不已王事正無已時我雖不

追啟處戍卒無多難以應敵是以憂心成疾豈朝廷彼爾維

何維常之華音敷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路戎車君子謂將帥業壯也捷勝也承上言既而常棣華

時王師至矣君子軍容整暇我亦不敢定居効力行閒遂一月而三捷焉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

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蒲北反豈不日戒音急玁

狁孔棘賦也騤騤強也依憑也腓釋文曰避也謂兵士所依以避患翼翼閑整也象弭以象骨飾弓弣魚魚獸似

猶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韉矢服服盛矢器也戒警備棘急也古人車戰故即四牡以言軍容又言戰勝之後

整齊其車馬備預其器械而日日不忘警戒所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音噫。賦也。楊柳蒲柳依依春色宜人貌遲遲長遠言其歸來憶去時方春歸時歲暮念道遠而常

飢渴轉生傷悲蓋人情每於平甯之日思患難之時喜而反生悲也莫知我哀上之代言其情非真莫知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此勞戍卒之詩揣其情而表其忠勤慰其勞瘁也

附解此詩舊謂遣戍役細玩其詞蓋遣戍之後獫狁侵擾不已王師臨之戰勝還師勞戍卒之詞獫狁族類甚多環繞

西北周時屢為邊患周時以德服人來寇則禦卻之未嘗窮追此詩三捷之後即還師是也秦漢而下乃與爭勝攻

伐然中國亦因之疲敝矣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墨矣自天子所謂我來音釐矣召彼僕夫謂

一二章敘出兵之始軍士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賦也。牧養馬之所北方民以養棘急也。文王奉殷命以伐西戎而詩人先述從軍者之詞言我出我車于牧因西伯有命奉天子命令我出車即召僕夫載軍裝以從所以然者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旒矣彼旐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賦也。郊外則成行矣。設

陳也。龜蛇曰旐。後軍所建旐。注旐於旗干之首。鳥隼曰旒。前軍所建。所謂前朱雀而後元武也。旆旆飛揚貌。悄悄憂貌。謂文王也。况當作况言出車在郊軍容甚盛。旐旐旆旆而文王憂心悄悄若有不懌者。蓋憫僕夫之况瘁耳。言僕夫以該士卒見文王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使民之仁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賦也。毛氏曰。王殷王南仲文王之屬是也。方朔方今甯夏等處。蓋北狄與西戎相通。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彭彭眾盛。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赫赫威盛

西北之路不通彭彭眾盛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赫赫威盛

甯夏等處蓋北狄與西戎相通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彭彭眾盛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赫赫威盛

尤為出色

齊在雅詩中

欣喜之情在矣字上傳神

則文王平日仁政可知三

章美南仲四章表南仲忠

勤之心五章言兵捷時人

欣頌南仲之情六章乃言

還師其情意纏綿文情斐



意襄駕出其上也此乃正敘其事命南仲者西伯也而曰王命本西伯之志言之言文王承王命而命南仲往城朔方以扼要害一時軍容之盛出其不意據險築城乃宣王命以告士卒言此城朔方者天子之命而赫赫南仲實董其事獵狝由是失其外援此策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敷今我來思雨雪實駕獵狝之上也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賦也往謂出

華秀也來來歸壘載滿塗路也簡書天子策命上三章敘事此章乃表南仲忠勤之心而為其自言言初往城朔方之時黍稷方華今我來歸營壘則雨雪載塗可謂久矣然王事未了不敢甯居豈不欲即歸乎以天子之命當奉若無違是以畏之而不

敢怠不嚶嚶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音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興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戎諸侯聞

南仲伐戎踴躍鄉望之是也君子謂南仲南仲已城朔方移伐西戎時值草蟲方鳴因以起興此章述近戎之人欣愛南

仲之意而亦為其自言言近戎諸侯素受戎患聞南仲伐戎喜而就之因言未見則心憂既見則心降赫赫之南仲竟伐戎安民也蓋南仲文王之賢臣諸侯素嚮文王是以見南仲如見文王而喜其安己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獵

狝于夷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醜類也同謀者還歸國夷平也此

乃言還師之事春和鳥鳴草木榮盛於此時而執訊獲醜平戎歸國計初出車至今為時亦已久矣非南仲何以至斯故

美其赫赫

出車六章章八句文王為方伯奉王命征戎而南仲能其官於其凱還廷臣美之周公以其

能盡上下之情因以為凡勞還帥之詩

附解此詩勞還帥諸儒無異詞惟天子與王論者紛紛謂自

詩經卷三

三



鹿鳴以下皆周公所定之樂則此詩當屬文王無疑矣王  
即天子毛傳之說甚優當從之或謂文王無伐獫狁事不  
知文王為西伯逼近戎狄獫狁繇且西北種類甚繁中夏  
不能別其醜類概以獫狁其不時侵擾邊疆勢所必有文  
王既為西伯則隨時防禦亦理之常南仲能勝閩外之任  
城朔方而禦西戎詩人美之厥後周公定禮樂以其述事  
議論頌揚均中情事因以為凡勞將帥之詩耳當時獫狁  
欲結西戎以為患文王故遣南仲城朔方以斷戎狄之交  
乃移兵伐戎戎服而獫狁自夷此文王之明亦南仲能善

其事也蓋將帥得人必由朝廷主帥雖能必賴人心悅服  
此詩首從軍士歡欣鼓舞而起文王之仁已見次言南仲  
亦由王命歸美上下詞義曲盡故周公以之為法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

止征夫遑止

興也皖實圓貌嗣續也陽十月遑暇也為成役  
之言曰特生之杜有皖其實蓋一年之歲功成

矣而王事靡盬方繼續而無已時因念日月陽  
止之時其妻必思己而傷以為征夫可稍暇也有杕之杜其

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興也杕杜復生則春又來而將暮而王事猶靡盬是以  
我心傷悲又念卉木萋止其妻悲念必以我為將歸陟彼

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滿以

檀車幘幘四牡瘡

成役無戰陳  
之勞特久別  
家庭思親念  
室情所必至  
此詩故詳敘  
之若曰爾之  
所懷如此我  
固知之特遣  
戍有萬不得  
已者非故使  
爾違色養而  
久別離也後



世瓜而不代  
甚且如秦之  
勝廣然後歎  
先王慮之周  
而法之善

詩經解卷三

瘡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輶輶敝貌瘡瘡罷貌承上言女心傷悲望己之歸非但私情也有父母在

故急欲其歸養因言己陟山采杞以望父母而憂遙憶父母之憂子彌甚必曰為時既久檀車亦敝四牡亦罷矣征夫當不遠而將歸蓋揣其思親而又揣其親之思己先王曲盡人情可以感泣臣下矣

疾凡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音記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此承上章言父母思己之久而不見其束裝而來憂之甚病至於過期而猶不至則百端交集矣於是卜與筮俱作以占來否而其繇告曰征夫近矣於是父母信之以為征夫果邇止矣蓋無可奈何聊以自慰成者思至於此其情悲矣而上之人知之曲得其狀若此非聖人而能為是乎

杜四章章七句

此勞還役而探其未還之思以慰之

附解此詩朱子作室家思彼者之詞

折衷作戍役思家念己之詞甚優敬從之首二章先言其妻思

己後二章乃言其親思己豈故倒置哉女心之傷悲正為其有父母在欲征夫歸而侍養耳不然苟無父母王事靡盬乃其職分秦風之婦人尚知胡然我念制其私情而文武之民乃溺情忘義哉詩於妻之思己僅言時物變態女心傷悲而於父母則曲揣其車敝馬罷孔疚多恤至假之於卜筮以曲狀其癡情先王能體人子之心是以人子皆能移孝以作忠也至鄭氏謂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其尊卑記曰賜君子小人



不同日其說亦善也

南陔

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此與下篇白華華黍皆笙詩毛公以其無辭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移此

於下篇之首朱子依儀禮正之是也或疑三詩相比而什何析之然什之為言特因簡篇太多以十編次則此三詩之析乃傳習者之誤亦無闕大義損益仍之可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白華

序曰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序曰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附解以上三詩皆笙詩本有辭而亡之毛公為其無辭升魚

麗以足鹿鳴之什而附三詩於後朱子依儀禮正之今從之惟以為有聲無辭殊非按鄉飲酒禮升歌三終歌鹿鳴四牡皇華鼓瑟和之歌瑟既止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磬節之所謂笙入三終也笙磬既止堂上歌魚麗堂下笙由庚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北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所謂閒歌三終也由是合樂堂上堂下笙磬竝作歌周南召南工歌關雎笙以鵲巢合工歌葛覃笙以采芣合工歌卷耳笙以采蘋合所謂合樂三終也夫笙歌相閒皆有樂章聖人豈以有聲無詞之空



名寄之雅中乎且既無辭矣竝南陔白華華黍之名義於何而起善乎郝氏敬之言曰詞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詞生有詞然後有聲聲無詞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閒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卽合有三百笙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朱子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詞之徵然鄉飲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狸首而騶虞有詞亦云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詞而皆云奏

則奏亦詞也南陔白華之名卽九夏之類而獨無詞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詞而此獨無詞乎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管有詞而笙獨無詞乎謂歌有詞可歌笙有腔譜無詞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詞腔譜所以調詞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詞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詞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序謂其詞亡者是也此說甚明合樂三終孔穎達謂工歌關雎葛覃卷耳笙吹鵲巢采芣芣蘋近是而朱



子謂當從賈公彥夫合樂者堂上堂下笙磬同作也三終則二南六詩三奏若第歌而不以笙磬和之則不得為合矣朱氏載埴亦以孔氏為非殊謬又鄭康成始未見毛詩註儀禮謂今亡其義未聞後得毛傳乃云亡於戰國及秦之世而於六月序又云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恥缺華黍廢則蓄積缺是不得不以儀禮註疑詩箋矣然康成解南陔三詩之義殊亦未合愚詳味升歌笙歌閒歌之禮及夫子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之言知先王制禮自有深意升歌之詩所以教忠笙歌之詩所以教孝閒歌之詩所

以明上下交而時物順成至合樂三終則以明二南為風化之原頌聲所由作而以此為亂欲人體之也夫子洋洋盈耳之歎非特幸其音之猶存亦以幸其義之不沒奈書缺而傳又復亂之聖人之意遂隱矣識者玩之

魚麗于罭鱮君子有酒旨且多

賦也麗著也罭以曲簿為筍而承梁之空者也鱮揚

也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鱮鮓也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言罭之取魚甚逸而麗罭者則大如鱮小如鱮皆有可知物產之豐矣君子以之燕賓而其有酒又旨而且多蓋由仁民之政及於庶物乃魚麗于罭鱮君子有酒多且旨賦也鱮元鱮也圓長而斑點有七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北拱有自然之禮故從禮膽獨甘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

古人食必以樂至燕饗尤備樂備禮此下三詩皆賓主相頌之詞而其言有序此章初燕之時故但美其飲饌之豐下章乃承出嘉



賓而敘其相  
樂南山有臺  
則詳其光於  
邦家為民父  
母頌以德音  
而祝其黃耆  
保艾蓋燕饗  
之樂由平日  
以德相與之  
深非後世口  
腹之流所得  
藉口也

名文魚與蛇通氣  
多且旨適口也  
魚麗于雷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賦也鯉首以○  
額白魚也有常有字指曰鱠鯉其性浮體鯉其性沈而雷則  
寡婦之筍其用功寡又以待魚之自至今麗雷者沈浮大小  
美惡與其形色之異具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此承上  
則餘物甚多可知是也  
物謂水陸之差多恐不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物欲其旨  
精擇其嘉者而用之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物欲其旨  
和乃又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物欲其旨  
偕矣  
賦也物欲其旨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此燕饗賓客而美  
蓋物產繁昌由於仁政翔洽雖美其  
殺飲而實以美其德不徒口腹也  
由庚  
禮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鄉飲酒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南謂江  
漢之閒嘉魚

鯉質鱗鱗肌肉甚美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烝也罩罩也所以  
籠魚者罩罩以罩罩之也言南方有嘉魚則羣然罩之矣興  
國中有賢人則多方求之是以君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  
子有酒惟賢者相與式燕以相歡  
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興也汕櫛也爾雅作罩今之撿罟范處  
義曰恐魚逸則罩之使入恐魚伏則汕  
之使出衍樂之甚也陸佃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  
下撿之如汕君子誠於求賢故賢者樂之而醉飽  
南有樛  
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甘瓠瓠之甘者  
之君子誠於好賢而賢人附之其情固結而不解綏安  
之而不去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甘瓠以明其材也  
翩翩  
者雖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  
音興也雖孝鳥思  
肆興也雖孝鳥思  
來集甚眾興君子多賢故式燕  
無已極言其禮意之遞加厚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此燕賢者而樂其相與以有成  
也蓋人君勞於求賢而逸於任



人求賢無已賢者畢集則  
明良相慶其燕樂如此

崇北 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鄉飲酒禮  
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北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

期興也臺夫須謂匹夫所須可為衣不可為笠編之為衣若

甲甕甕而垂萊藜也爾雅作釐葉香可食兗州人烝以為

茹曰萊烝基本也言其為國育材如山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生草木不一培國之基也君子指賓客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興也桑楊之用至

不宜君子育才以為國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

用故為邦家之光樂父母反滿以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承

而平日尤能愛民如子故其德音不已也南山有栲北山有

杞李可食之物故以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南山有栲北山有

柎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興也栲山樗可

可為弓弩幹退何也承上德音不已而言山有栲柎利用而

堅久此樂只之君子何有不眉壽者是以祝其德音日新月

盛於南山有栲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者音古樂只君子

無窮保艾爾後音虎興也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

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亦名白石木石木實人君燕食之

羞楸鼠梓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耆老人髮黃而面凍梨色

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此承父母而言栲登於羞俎楸利於

梁棟此樂只之君子何有不黃耆者乎因祝其長保子孫首

二章之祝壽願之也有是德音有是壽末二章之祝壽必之

也既有是德斷無不得是壽篇中取興草木皆就目前食物

言而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此燕飲嘉賓而祝

其壽且美其德也

詩經五經卷三



附解序樂得賢也毛氏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蓋  
 魚麗嘉魚賓頌主此章主頌賓諸侯世守以承天子之化  
 君燕樂而願望之如此當年本燕羣侯之詩其後通用於  
 上下或疑萬壽二字不知萬壽猶言多壽與俗稱萬福同  
 非如後世專以為美天子之詞也臣祝君以萬壽君亦祝  
 臣萬壽所以為相得之盛鄉飲酒用之亦以明興賢育才  
 之意為已仕與未仕者勸或謂嘉賓美主人或又以為臣  
 頌君然鄉飲酒以燕賓不應自為頌祝自當以序為正也

由儀

序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鄉飲酒禮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

附解笙詩六篇有詞而亡之說已見華黍乃或謂詩三百十  
 一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漢書  
 藝文志亦曰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曰誦  
 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則餘六篇為無詞之詩有明  
 徵不知史記漢書及諸人所言皆既亡之後所見而非先  
 秦古本也若據三百五篇之言以證六詩無詞則孔子曰  
 詩三百誦詩三百執以論今竝五篇不將為贅乎鄭康成  
 始註儀禮未見毛傳故曰其義未聞及得毛傳乃曰六篇  
 亡於戰國及秦之時後未及改正儀禮註朱子據以言經



亦考之未詳矣而諸儒必附和朱子又不可解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

有譽處兮與也蓼長大貌蕭蒿之香者潛露潤貌鄭康成曰

安也諸侯既見天子而賦之言蓼彼蕭斯微物耳而零露漙漙

兮君子之恩澤及人何異於此我是以既見君子則得以抒

誠於上而且天子略分言情與我燕樂笑語是以諸侯蒙獎借而保有名譽安其職也蓼彼蕭斯零露

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與也漙漙露

光榮也爽差也又言零露漙漙被於蓼蕭光瑩被潤既見君

子則龍光無有不周蓋王者以一德視諸侯無彼此厚薄之

異其至公至仁如此宜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漙漙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與也泥泥露濡而厚孔燕禮

兄弟同姓諸侯之國言蓼蕭之露凝獨厚諸侯之沐恩亦然

既見君子燕禮甚厚一出以至誠和樂之心而凡諸侯之為

兄弟者尤有以宜之蓋由其令德性成篤於親親固宜其壽

而且豈也上章言其德不爽是待之一體然諸侯之中固有

誼屬親親尤宜厚者故又言此乃見同蓼彼蕭斯零露漙漙

仁之中亦寓篤親之意無兼愛之弊也

既見君子脩革冲冲和鸞雛雛萬福攸同與也濃濃加厚積

冲垂貌和鸞車鈴在軾日和在衡日鸞雛雛和聲攸所也同

聚也蓋天子既燕諸侯而錫之以車馬故言露零蓼蕭潤澤

加厚與天子既燕而又錫子恩澤甚濃賜之車馬脩革則冲

冲和鸞則雛雛是萬國諸侯受福所同也采菽之詩曰君子

來朝何錫子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韓奕之詩

日王錫韓侯篚錯衡脩革金厄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燕賜而賦此詩

附解序澤及四海也蓋謂天子恩及諸侯四海諸侯無不被

此章與下章若相酬答之詞故當從折衷作諸侯受賜而美天子乃字字有着落其情文斐亶亦足見忠愛至誠之概也



恩未為大失而朱子謂其臆說淺妄改為天子美諸侯蓋從傳說然於各章詞義俱不穩帖今從

**折衷**

而又條析其本義如右至左傳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

蕭則節取其語以美華定非謂來朝可以受寵福也華定

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

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其分解各章文義亦祇斥其

無知非謂受魯之福不可據以明此為天子美諸侯詩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興也湛湛露盛貌

上章諸侯以露零喻恩膏此即借其言而答之言此

安也夜飲私燕也楚茨之詩曰備言燕私儀禮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言湛湛之露非至曙不乾與厭厭之夜

**在宗載考**興也豐茂也禮夜飲必於宗宗宮蓋路寢之屬

宜焉可以期其成禮而後歸蓋諸侯不敢當夜飲必辭讓焉

歡故其詞如此**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音

達允者其心忠誠此燕久而賓益恭故君子美之也言湛露

在彼杞棘而杞棘能勝之不為靡也興此顯允之君子飲多

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也**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

不披君子雖醉而儀不亂黃樞日上之所以為盛時也

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此所以為盛時也

詩經互解卷三

匪陽不晞

不止又言

其物足以

其有德而可

執如股肱其

平日既有令

德久飲而有

折衷

令儀今日之

樂不為靡也

其詞亦曲折

盡致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天子燕諸侯而道其殷勤喜其有禮也

附解鄭康成以二章為燕同姓三章燕異姓四章燕二王後蓋泥於在宗之言然儀禮燕禮有宵設燭之禮則夜飲亦所時有但非常之恩臣不敢當必讓之而君不許故首二章道其留款之意期於必醉成禮及燕畢而喜其令德令儀則美之章意甚明箋說不可從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賦湛露蓋必如詩之所咏而後為君能樂臣能樂君也宗或以為宗廟然燕禮不於宗宗不必定指宗室人君內室即稱宗室猶言宗宮耳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二十三章百四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

止鄭重形弓及饗禮用大樂而受賜者之賢可知其日一朝云者思加於一朝而相信則在平日故曰右也醕也

賦也彤弓朱弓也昭弛貌受弓人獻而受之藏之以待有功不輕與也嘉賓諸侯既與也中心貺言其誠鐘鼓大樂也用大樂者饗於廟饗大飲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公當饗是也一朝禮成於朝也劉彝曰湛露燕也彤弓饗也燕以示慈惠故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故終朝而即成禮所以致其敬也言彤弓慎重而藏之不敢輕以與人今既有嘉賓則中心誠而與之且不敢輕以與人與也必於大廟之中隆以饗禮而厚之  
彤弓昭兮受言載祭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之賦也載有功於右尊也古人以右為尊言待之以賓禮也



受言麋之我有嘉賓中心好音丑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賦也

也韜於弓衣使色常新言藏之密也好愛也言不止喜其功實愛其人醕厚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交勸為歡故為情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諸侯有功天子賜之弓矢而以此詩樂之○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胡一桂曰王制所言謂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春秋傳所載皆諸侯有功賜之彤弓以旌伐功非謂既賜即得專征也呂東萊曰不敢輕與之則必以誠與後世武庫兵賜弄臣朝鐵券而暮屠戮者異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音俄○此也菁菁盛也莪蘿蒿即角

辟離造士必得名師乃人才之所以盛而至治之所

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蒸食味香美似萹蒿大陵曰阿中阿阿中也君子師儒也

以成此詩樂

儀禮也言我本澤生而在中阿喻凡民之秀來自田間既見

見君子而云

君子皆樂其教化而敬其有儀如莪之菁菁盛也周禮保氏

我心喜休比

紀軍旅車馬之容儀蓋指此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

於百朋之錫

喜其能為國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比也

蓋先王興賢

重托於師儒

故其流連反

復如斯也

我者不啻百朋之錫

故天子喜之而位君子之善教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

則休

比也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

比人新進成敗未可知天子蓋常憂念焉既

見君子則以師道得人賢才易就心樂而休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詩經互解卷三

三



折衷曰天子視學而燕師儒也

附解序樂育才也自漢唐以下諸儒皆從之朱子始亦從序說而後改爲燕賓客之詩然燕飲經無明文攷文王建豐水之辟離而詩歌之曰於樂辟離武王建鎬京之辟離而詩詠之曰無思不服成王繼治禮樂明備造士之法王制具詳育才之盛蔑以加矣此詩雖未定其何王之作而與上諸詩比類當是周公相成王時所定之樂故從詩義折衷之說又按莠卽藎蒿蒿之爲言高也蒿類甚多爾雅曰藎之醜秋爲蒿言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通呼爲蒿皆入

藥品此章莠蒿卽肉蒿于以采藎之藎白蒿也食野之蒿爲青蒿卽本草草蒿也匪莠伊蒿爲牡蒿卽本草馬先蒿也蒿易繁生比人才之易成

獫狁在西周盛時未嘗爲中國患也厲王虐而始張此詩敘宣王中興之烈其伐獫狁也以整以暇不窮追不黷武而結以君臣燕喜見其內修外攘文德有

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音役○賦也六月建未之月周雖以子月爲歲首民事皆用夏時也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有一戎路王在軍所乘二廣車橫陣之車三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屏車對敵自蔽隱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暑日之常服以鞅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鳥未戰時載之於車也獫狁北狄熾盛匡正也言當六月之時而棲棲出師者以獫狁之患甚急是以王不得已而應之司馬法冬夏不興師詩人知王匡國應敵故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不怨而諒之也



也餘以為世法

蒲北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比齊也。物力也。比物。

而得四驪力與色皆齊也。周官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閑習則法也。習之使合法。再言我服既成者。六月炎熱。軍在道必服之。天子知恤兵。眾皆使備之也。三十里為一舍。古者軍行日三十里。上章言王出師之意。此章軍士自敘也。言比物而得四驪。又皆閑習。法度當此六月出師。既成我服。即從容就道。不失其常。蓋軍實素強。教之者豫。是以民喜而言。王今出征。願佐天。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子禦敵也。

有翼共武之服

蒲北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音役。賦也。修身之長。廣腹之充也。

顯首之大。前章四驪士卒之馬。此將帥之馬也。膚公大功有嚴紀律。嚴有翼陣。法善共恭。同武服。軍事此言其軍紀之善也。言將帥所乘之四牡。則修廣而有容。以此伐玁狁。而成大功。中軍節制。而左右輔之。則有嚴而有翼矣。而且三軍皆各恭其事。號令嚴明。眾皆用命。以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此。禦狄而定王國。誠有無難者。

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茹度。

整居久駐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鎬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為瓠中。方即朔方。涇陽在渭北。織幟同鳥章。鳥隼之章。前軍所建。白旆以帛為旆。後軍所建。中央鮮明。貌元戎。軍之前鋒。啓行。猶言啓程。此乃正敘戰事。言玁狁不自量力。大眾久駐。焦穫。而以其遊兵侵鎬。及方深入。至于涇陽。蓋欲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我乃以奇兵勝之。中軍堅壘。不動使前軍選鋒十乘。先行。而後軍繼發。使之驚。戎車既安。如軒四牡。既信。既信。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賦也。安。安。而前軒車卻。而後凡車。後望如軒。前視如軒。則車平而安之。至也。信壯健。閑調逸。大原山西大原。蓋玁狁不一類。近大原者。當其屬。侵鎬及方。時亦乘機侵擾。大原故伐之。承上言以奇兵擾之。而玁狁果驚而走。我師乃不勞而驅逐之。車安馬閑矣。於是所以勝兵。伐玁狁。之在大原者。至於大原。懼之。使走而不窮。追所以然者。由此時吉甫為大將。有文武全材。文足



以綏眾武足以威敵可以為萬邦之法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

久音几飲御諸友音以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音以賦

燕之祉福燕而喜之賜予便蕃故多受祉鎬獫狁所侵之地

非鎬京御侍也諸友眾臣此乃言凱旋飲勞之事言吉甫奏

凱而歸天子燕而喜之多受福祉所以然者以吉甫來歸自

鎬我師之行已久實有勤勞故也於是燕飲之際天子復命

吉甫諸友待之而饌則魚鼈膾鯉取其時珍不敢愛也而諸

友之中其人為何如孝友之張仲是其一焉而他可知矣蓋

是時天子明聖方務修德以來遠人其侍從之臣莫非以孝

友相先故即張仲以例其餘而吉甫之賢又不特薄伐一事

可想此詩人立言之純所以其音為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宣王承厲王之亂能修明文武命尹吉甫禦狄詩人歌詠其事如此

附解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或

謂鎬乃在涇陽外焦穫又在其外大原更在焦穫外據漢

書池陽屬左馮翊涇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穫乃至涇陽

非孔疏之說又謂大原為晉陽是獫狁西來周師東出不

知詩明言獫狁整居焦穫乃屯兵於此而以偏師侵擾他

處非以次進兵之謂至薄伐至于大原又言聲罪致討之

事非蒙上文一時事也元戎十乘先啟行以禦侵軼者矣

而又從大原進兵以伐之蓋獫狁縣亘西北本非一處今

山西沿邊皆其黨也上文明言侵鎬及方朔方在北言侵

擾西北甚且至於涇陽見狄之強也不得疑周兵止卻其



宣王承厲王之衰不得不振威以服敵非比武盛時文德素孚不勞師旅故其用眾至三十萬而詩人亦再三言之美其能用眾

也尤重在方叔之賢故各章皆提唱之而再言泣止再言顯允是其所以勘亂而成至治宣王之明於任人可知矣

侵兵未嘗又伐玃狁自此篇至何草不黃鄭氏以為變雅正變之說六經不言而康成始言之前人固有辨其非者矣其說已見鹿鳴篇首此詩毛氏謂王自親行鄭氏孫毓皆以為王不自行當從孫鄭之說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滿以反方叔泣止其車三尋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

蒲北音棘鉤膺鞶革比而賦也芑似苦菜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苦蕒菜馬

亦可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方叔宣王卿士為將者泣臨也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其車三千則三十萬眾也蓋蠻荆以厲王之故窺周微弱故以大眾威之使不戰而屈也師眾也干扞也

試肄也聚眾而習扞禦之方訓練之也率總率之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車奭赤貌簟茀以竹篔簹為車蔽魚服蓋以魚皮飾車若魚軒之屬鉤膺樊纓也鞶革轡首也言采芑或此或彼

馬閑車盛軍容肅然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

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古音抗八鸞瑯瑯服其命

服朱芾斯皇有瑳蔥珩古音戶郎反○比而賦也中鄉民所居也交龍曰旂左軍所建龜蛇曰旐

後軍所建旂旐央央五軍皆啓行也約軼以皮束轂錯衡雜物以為衡之飾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鸞以

三十萬眾而聞鸞聲瑳瑯行有紀律也命服出率則王命加等朱芾黃朱之芾皇鮮明瑳瑯玉聲蔥蒼色珩佩首橫玉也言

采芑中鄉以比天子選兵於農皆所素練之眾而方叔馭以從容即領兵在道冠裳佩玉不易其常則師行有紀而方叔

之儒雅亦古音之水飲彼飛隼反與止協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泣

可見矣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比而賦也隼鷲鳥一名雀鷹今呼為鷲戾至爰於也鉦鏡也獨也伐

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入而曰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將戰而誓告之顯允不尚奇詭而昭信明義伐鼓進兵淵淵聲和不暴怒也振止旅眾闐闐徐行聲也言飛隼戾天亦集爰止比王師猛疾而亦安靜以三十萬眾而方叔率止鉦鼓齊集誓告詳明由方叔顯允孚於眾人故軍眾安其德而服其訓進兵赴敵鼓淵淵而不聞暴厲振旅還軍旅闐闐而不聞躁動蓋其馭眾若寡實有將將將兵之才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賦也蠢爾無知之貌讎敵也大邦猶言中國齒德俱尊曰元老壯大猶謀也執訊執其為首者訊問之獲醜獲其同謀之類嘽嘽眾也焯焯盛也霆疾雷如霆雷車聲也言蠻

荆無知敢與大邦為敵意實輕中國耳方叔元老而有善謀以三十萬眾方叔率之而能軍行有紀秋毫無犯執訊獲醜不勞而舉迨其班師歸朝乃聞戎車嘽嘽且也嘽嘽焯焯如霆如雷之盛以如是之眾師出以律勝敵而民不擾由顯允之方叔足以示信於眾人是以蠻荆望風來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蠻荆背叛宣王命方叔征之軍眾而行有紀蠻荆迅服詩人歌詠之

附解此詩第陳軍容之盛而不及戰陣之事蓋蠻荆因厲王之亂謂中國微弱故敢背叛宣王欲以威威之使不戰而服故命方叔以三十萬眾征之第兵眾難將而方叔雍容儒雅紀律森嚴忠信昭著兵臨蠻荆荆果懾服投誠故詩人歌美之而篇中屢言其車三千方叔率止詳及出師振



旅之事蓋非顯允而克壯其猶不能從容將眾如此先儒  
乃謂其車三千極言其盛未必實有是事又謂方叔嘗與  
於北伐之功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畏服失其旨矣  
折衷曰漢高才不過能將十萬秦之伐楚也王翦用六十萬  
人始皇以為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伐之不克卒用六十萬  
而後定項籍之戰垓下也淮陰侯將三十萬眾自當之楚  
兵來而少卻楚兵卻而復乘指揮如意卒困項王蓋皆祖  
方叔之餘智然方叔之用眾也期於不戰而服之不惟我  
師無鋒鏑之苦竝敵人亦蒙好生之德此則三代以上之

將略非王翦韓信所能知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古音龍駕言徂東賦也攻堅固

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

寵充實東洛邑也言車攻馬同四牡肥壯乃往東都蓋其田

賦足而軍實備矣田車既好音丑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甫草甫田之草宣王時

屬東都畿內後乃為鄭所有也承上言既至東都將田以講

武而有甫草之地可以行狩蓋田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之

物故美其得地也冬田日狩此則舉以為田獵之統名耳

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旒搏獸于敖賦也之子有司也苗

錯舉與上狩同義選數也囂囂聲眾盛旄以致眾故建之旒

注旄於旒首也搏獸校勇也敖山名在滎澤縣西十五里此

章言將狩而選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也

眾肄武之事

自車徒射獵  
朝會行道及  
終事細細描  
寫無不周至  
而天子明聖  
諸侯肅恭及  
軍容德教皆  
昭然可見至  
音調之工氣  
度之雅又其  
餘事羽獵長  
楊視此風斯  
下矣其餘又  
何論焉



奕奕連絡散布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鳥赤鳥而加金飾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連屬不絕此章言諸侯來會之事其車  
服禮儀光輝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賦也  
秩紀如此此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賦也  
骨為之著于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為之著于左臂以遂  
弦一名遂飲比也手指相比次調弓之強弱與矢之輕重相  
得也射夫諸侯之人同協也柴說文作掌謂積禽也凡薪禽  
之積皆曰柴此言諸侯之人皆助天子田獵而閑習武事如  
此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戈不失其馳古音舍矢如破賦也  
倚馳驅之法劉瑾曰五御之法三日過君表五日逐禽左  
即田車之馳法舍矢如破巧而力也此乃總言天子射御諸  
侯亦同射獵而安詳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  
有法從容命中如此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  
盈賦也蕭蕭悠悠整暇之貌徒步卒御車御驚喧譁大庖君  
不盈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脰為上殺以  
為先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右髀  
為先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右髀

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  
習射於澤宮者是以獲雖多而不盈也此言其既田之後軍  
容整肅寂然無譁惟聞馬鳴惟見旆旌徒御之子于征有聞  
不驚擾君庖不充盈禮法嚴而仁儉昭矣  
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允信展誠也此總言其自始  
之聲紀律整嚴恩信昭著信乎  
其為君子而為德業之大成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衰禮廢宣王修明德政復會諸

侯於洛因肄武而田詩人美其事如此

附解周都去山東諸侯遠巡狩之典難以常行諸侯來朝道  
里不均周公故營洛邑為東都天子時往而諸侯就朝之  
則巡狩無煩供億述職無庸遠行甚為盛典洛誥曰其自



時中又萬邦咸休此之謂也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興復舊制而平日養教有方臨時軍紀修明至諸侯悅服之心士眾材力之美天子穆然諸侯肅然始終秩然此詩無不備見信乎中興之盛烈也晁氏乃謂周公意欲遷洛成王卒不果遷車攻之詩宣王欲成周召之志惜夫宣王亦不果遷至平王遷而周衰其說謬甚矣又曰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亦偉而夫子弗錄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不知田獵本非異事東都之狩乃以厲王之亂王靈不振諸侯不無疑貳宣王既修文武之政乃選車

徒以行狩靖彼攜貳之心而此詩言諸侯來會者工於射御助我舉柴則其平日誠服修文飭武已非一朝故為中興規模下篇吉日之詩即岐陽之狩也石鼓文義安能及此詩之詳盡與音調之諧和前人以為宇文氏之物良然而韓昌黎倡言貴之後人遞相稱述好奇而不酌理反矯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故未採錄之真庸妄之見矣

吉日維戊音杜既伯既禱音斗田車既好音丑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賦也戊剛日也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伯說文作馮祭馬祖也禱祭而祈之既伯既禱而後用車馬重其事也醜類也羣醜獸之羣分類者升大阜而從之試馬也既禱而又試之慎之也吉日庚午既差

田以習武事而或以供賓祭之需若素無教化則囂張陵競之風作矣此詩敘



得整肅和雅  
其民氣之靜  
可見不似後  
人鋪張揚厲  
但取華麗而  
已

我馬音姥獸之所同鹿麋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賦也庚午亦剛日差

分其等次同聚也鹿北鹿麇麇多也漆沮二水名漆水自同

官縣東北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自

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華原縣合漆水

二水在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自延韋流入邠坊

至同州入河周禮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順

合日從言天子從漆沮既合之地而田獵以從天子

中原其祁孔有音以儻儻俟俟或羣或友音以悉率左右音以燕

天子賦也中原原中祁大也儻儻疾走俟俟徐行也獸三日

者分左右而入燕樂也言禽獸繁茂羣臣悉循田獵之既張

法率左右而其効其材以樂天子則有勇知方可知矣

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賦也

發發矢豕豕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又能

制大中微巧也制大力也御進也醴甘酒周官五齊二曰醴

齊坊記曰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是也言所獲之禽不止燕賓客且以奉宗廟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宣王田獵講武民安其教詩人美之

修軍實昭忠信而賓祭之用資焉厲王中衰宣王修明

政紀民附國疆上篇美其東都會同見外藩之所以服

此篇美其畿內田獵見內政之所以修而愛戴

之誠恩威之洽具可觀焉故為田獵之雅也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神與反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古音古○比而賦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之子

日寡以鴻雁于飛肅肅未集比流民轉徙劬勞未已爰及父

子兄弟離散竝其家有可憐之人皆不暇顧如鰥寡者是可

也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音鐸○此而賦也中澤澤中一丈為板五板為堵板廣

二尺究終也此言以工代賑安集流民之法蓋救荒老

之樂章所以發人主哀矜

此救荒之詩也首章極民之苦尤重鰥寡次章百堵皆作以工代賑未以恤哀鳴者為哲人播否為愚人播之樂章所以發人主哀矜



之意者為至焉

弱婦女殘廢則賑之丁壯任之以工鴻雁集于中澤則鴻雁得所矣比流民築室為堵則得安居雖暫勞而終逸也

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賦也哲人賢君宣示也謂示民以驕蹇之習言鴻雁未得所止則哀鳴嗷嗷流民未得所安必怨望於上惟賢君則知民之劬勞可憫而且謂長民之傲蓋宣王以戒羣臣也

鴻雁三章章六句

天災流行國所時有宣王遇災安集流民而為此詩以戒羣臣

附解此詩諸家皆本序說謂美宣王是也惟以之子為使臣

殊謬朱子用序說而謂流民自為此詩若然則此詩當為

風而非雅今正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其語詞央中也

百官待漏而一人燕安匪

特廢事亦無以諒臣下之志矣倦倦於君子之至止而驚心向晨一片憂勤故宜為萬世人君之法

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

內君子諸侯也將將車行鸞鑣聲王將視朝惟恐晏起故不

安於寢而度曰夜如何乎尙未央乎然而夜如何其夜未艾

庭燎晰晰音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天

而聲將曙則火光微噦噦車止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音薰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天將明則見火煙觀其旂辨色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宣王警於晏起而作

附解序曰美宣王也列女傳曰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

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政以成中興之業然則此詩

蓋宣王自警之詞而夫子以為得人君勤政之體故列之



於雅也若以為美宣王之詞經文語義轉多不合

河彼流水朝宗于海音喜馱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

諸友音以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滿以反○比也河水流滿也諸

流歸海猶諸侯朝天子也我宣王自謂兄弟同姓諸侯邦人

諸友異姓諸侯大夫言流水當朝宗於海飛隼飛止有常比

父母乎國不甯家何以保當同獎王室忠君即所以孝親也

河彼流水與隼其流湯湯馱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

起載行心音憂矣不可弭忘比也湯湯波流盛貌比諸侯勢

侯怙勢驕光不蹟不循法度弭止也言諸侯盛強不知斂戢

我心憂其與以蓋宣王會戒諭之而諸侯狂於故習不知斂

戢故此又與也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我

之欲其速也精

友敬矣讒言其興比也率循也中陵不高不卑中正之地喻

中陵如諸侯安其職分而民猶或訛言謂其不靖甯不以之

為戒而小心敬慎我友邦果皆敬矣讒言其猶興乎戒其忠

敬而免嫌疑也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厲王虐而被出共和

王興作此以諭戒之

附解序規宣王也毛鄭以下皆從之朱子改為憂亂之詩然

核之語義多強細細繹之乃宣王戒勸諸侯之詞也當厲

王出居於彘共和代理其時諸侯或驕恣或怠玩共和亦

不能深罪罰之日久習為固然宣王即位猶必多仍故態

詩經互釋卷三

三

喪亂之後新君整肅乾綱明斷固宜第患其發之太驟或不先訓戒使之改過此詩委婉勸戒明知其弊不遽加刑威而導之以情諭之以法示之以敬誠忠厚之詞仁義兼盡者也

友敬矣讒言其興比也率循也中陵不高不卑中正之地喻

中陵如諸侯安其職分而民猶或訛言謂其不靖甯不以之

為戒而小心敬慎我友邦果皆敬矣讒言其猶興乎戒其忠

敬而免嫌疑也

河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厲王虐而被出共和

王興作此以諭戒之

附解序規宣王也毛鄭以下皆從之朱子改為憂亂之詩然

核之語義多強細細繹之乃宣王戒勸諸侯之詞也當厲

王出居於彘共和代理其時諸侯或驕恣或怠玩共和亦

不能深罪罰之日久習為固然宣王即位猶必多仍故態

詩經互釋卷三

三



賢者聞望攸  
隆而隱顯莫  
測非殫心攻  
錯者靡由踪

者王不遽為削地黜罪之舉而內修德政復為此詩以勸  
戒諸侯首章明君臣相依當思承父母世守之遺念亂以  
獎王室次章言有驕蹇之輩不忠不靖必遭罪罰已不忍  
遽加以刑而實為之深憂使反側子聞而畏懼改行三章  
言訛言多云諸侯不靖即守法奉公尚多讒言况不小心  
供職勉之以敬詞意懇切周至雖明明有賞罰必行之意  
而出以蘊含俾賢者感奮不肖者悚然誠中興之明訓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神與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為蔕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此也鶴鳥名長頸  
竦身脚高頂赤身

此詩曲  
盡其旨矣

冠兩翼末端黑白者秉金性為上餘次之常夜半鳴聲聞入  
九里澤曲曰皋九皋九曲之澤言幽深也蔕落葉錯礪石也  
言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野喻雖隱居而聲譽常昭也特其不  
求聞達見隱無常如魚或潛淵而或在渚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初無定居是以當殷勤物色之雖賢有大小不盡皆純然  
舍其所短取其所長不足為病如彼園有樹檀其下維蔕或  
大醇而小疵取檀而棄蔕可也他山之石豈足為奇然鶴鳴  
片長不無足錄可以為錯也蓋深明立賢無方之義  
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也聞于天則不止野喻大  
賢在渚而潛淵喻已仕而或  
歸隱穀一名楮惡木也蔕猶檀之葉穀則惡木相參喻賢  
人溷於庸眾攻玉則不但可以為錯且大有裨於君子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宣王求賢自輔而為此  
以告羣臣使廣登進也  
附解序誨宣王也蓋謂臣下納誨之詞鄭箋謂教宣王求賢



人之未仕者然人臣勸君求賢而隱約其詞不實力薦賢亦何取焉朱子謂必陳善納誨之詞而發明詞義殊允協愚按宣王中興賢臣如吉甫輩相望於冊固多世臣豈無拔自草茅得諸流俗者哉苟非賢士贊襄宣王亦安能成中興之業此詩即其求賢之詩也蓋殷殷求賢恐羣下拘於資格囿於見聞故言賢士不自表暴人才不必求備冀共相汲引其言深得求賢之道故夫子錄之通篇全用譬喻不露正旨是以後人無從測識然細玩詞義相承之意固顯然可知康成解鳴皋魚潛四句最為近之而餘復

不合今為疏通之至如諸儒之說推廣詩意節取斷章亦各有見而非作詩者之本旨則不可曲為傳會也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二章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子王之爪牙

音吾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與圻通祈父畿內司馬

呼其官而告以恤且勤以有母尸養哀切矣而不傷厚

書曰圻父薄違是也子兵士自謂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軍士自喻也轉移恤憂也圻父役民無度而民怨之自言乃王爪牙胡移我於憂恤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之地使無止居乎

止賦也爪牙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養

也賦也士底至也

豈誠尸主也熟食曰養獨子無兄弟已從征而母主養殮也



言系心解卷三  
祈父三章章四句厲王之時祈父虐用畿甸之民民怨之而作此詩夫子錄之以戒虐民者

且以見厲王虐民之概也

附解序謂刺宣王而毛傳實之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為敗其言蓋據史記而史記本於國語國語之言已不足信矣其詞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叔諫之王不聽三十九年王師敗績於千畝據其言不籍千畝乃王初卽位事而以其不聽虢公之諫後至三十九年乃以王師敗績於千畝為匱神乏用之報何其謬哉考宣王中興吉甫申伯張仲韓侯之流贊襄致治使其終身不耕籍而猶能內安

外攘理必不能若初卽位不籍而以遙遙三十九年後之敗績為不籍之應尤屬不通此經所載六月車攻等詩非重農務本何以能然太史公本紀旣言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矣而以不籍千畝為十二年後事與國語顯背且旣法文武斷無不籍之事苟不耕籍卽無以致車攻吉日之盛是非彼此決不容誣故不籍千畝敗績姜戎乃詩書所不載吾儒以孔子刪定者為宗而他矛盾者直存疑視之何可據以解經乎杜預云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夫然則千畝非籍田矣晁氏



言經心解卷三  
四  
曰天子籍田千畝非晉地夫然則千畝乃籍田之數非地名矣二說者均不能無疑焉謂千畝爲晉地則敗績之說可通而不籍不可通謂千畝爲籍田則不籍之說可信而敗績於千畝之說不可信國語史記皆以料民大原爲敗績姜戎之後大原與晉千畝相近則於義或然然宣王以中興聲靈平生所向皆克一敗於姜戎何以便計無所出况謂以姜戎之故至虐用爪牙之士致其怨恨而作此詩豈可信哉然則此詩果何爲作蓋厲王在位榮夷公之流虐用畿甸故軍眾作此也傳曰王虐國人謗王道路以目

又曰榮夷公爲卿國人畔王則當時爲祈父者必爲夷公輩無疑惟其平日虐民至爪牙之士皆怨故國人畔王莫爲扞禦而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亦圍迫之至於召公以己子易之而後免若非爪牙與百姓一心安能變亂至此王出奔彘周召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夫子錄此詩以見厲王致亂之由祈父畿甸司馬爪牙六軍之士故其音不列於風而列於雅考成周兵制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本應從軍特祈父不如法而虐用之耳鄭康成謂征行之事例不取王爪牙之士指虎賁司右之屬言然虎賁之士居



守王宮舍守王閑近天子左右祈父不能和眾虐用之孟  
子言武王之伐殷也虎賁三千人以明聖王不尚戰陳且  
當時虎賁之士祇是護衛勇士後周公制禮乃以為王宮  
衛士官名此詩白文無虎賁字樣其云爪牙乃喻六軍之  
士衛天子如爪牙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音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逍遙賦也皎皎潔白駒馬之未壯者賢者所乘也場圃也苗

即於心大快蓋愛其人因愛其駒留其人先留其馬也皎皎

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音

守道不屈之士待以嘉客聽其逍遙而常冀其德誨蓋自古聖王隆禮者後所以養成一代氣節也其詞

反復纏綿藹然抑然之意如見

○賦也藿本作藿菽之少者苗藿非飼馬之物形容不惜之意耳嘉客以客禮賓之暫客雖終當去猶幸其愈於即去也

皎皎白駒與侯反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音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賦也賁然光采之貌謝枋得曰賢人所至山川草木皆有光采思語詞爾謂賢人慎戒也遁思去志

言賢者若肯賁然來思則以爾為公為侯極其尊榮不至勞

其戒勿過於優游勉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賦也生芻新刈之芻言賢者終不

且餽贈一無所受第取生芻一束秣駒而已是其人品清純

潔如美玉因又祝之曰爾高尚其志朝廷不相強屈然尚冀

音而有遐心遂絕人以逃世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時有尚志不屈之士周王優禮慰留而作此詩○蓋求賢固不可不切而



言經心解卷三  
有一於肥遯者亦不可不成其高尚也此人薄公侯而  
甘空谷朝廷禮慰之如是士安得不矜其廉節而勸於  
忠愛哉故以是爲  
凡留賢之雅章也

附解序大夫刺宣王也鄭氏謂刺其不能留賢然詩初無刺  
意朱子曰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其說是矣  
而亦以宣王魏年怠心一生小人乘閒用事觀祈父之詩  
則司馬非其人小人在位賢者不得志故留賢者而不肯  
留然細玩詩詞纏綿悱惻禮意優隆既知其不可留而猶  
必曲致其留之之誠終美其人之如玉而未嘗以不肯留  
爲罪且惓惓於後此之嘉言欲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可

謂愛賢之至矣夫豈不能用賢之人所言哉如使宣王果  
簡賢棄禮矣而猶能爲此詩乎若謂詩人作以刺王王棄  
賢之事經又無明文乃以誤解祈父之詩又誤解此篇烏  
乎其可漢高不屈四皓光武不屈子陵唐德宗之闇猶能  
優禮鄴侯當周盛時賢士如林有一等高尙之士如子陵  
輩不樂仕進朝廷禮而聘之堅辭不受因此詩餞而燕  
之所以養成天下節義於無窮也此其詩所以爲雅而非  
風人諷刺之音讀者奈何不細味文義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

諷有司虐民  
而第以鳥喻



曰無集無啄  
婉詞勸戒其  
言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亦  
隱諷有司不  
穀已當去耳  
此詩人忠厚  
善於諷諭之  
法

歸復我邦族

比而賦也穀惡木解見鶴鳴穀善也黃鳥蓋黃

雀非黃鶯也鶯不啄粟喻有位之人無集于穀

喻勿為惡無啄我粟喻勿侵害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爾若

不善我當即去非果人不容之也邦族父兄隱諭以當相親

愛之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反意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虛王反。比而賦也桑木之美者梁

者長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

諸父族中之尊者言歸復我諸父

而為黃鳥三章章七句

時有賢而寓者見有司不臧為此詩

以諷之作者亦有位之人故不為風

雅附解序刺宣王也鄭箋謂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

之不固然於詞義牽強呂東萊謂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

亦屬臆詞朱子謂未見其為宣王之詩信矣而第二云民適

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不知雅音皆朝廷之作此蓋賢

者退位在家值有司不職作此以諷戒之若民間怨刺之

作則當入於風詩漢時賢士有司每延訪吏治本境賢士

亦得獻可替否蓋沿周俗之遺而夫子錄之亦以守土不

賢正士早為思避民可知矣後世有司高自位置戒清議

干擾於是延見吏民長老問民疾苦之事寥寥則此詩之

義隱矣



昏姻亞於宗  
族故孝友者  
必睦姻而富  
人澆薄往此  
厭棄貧親此  
詩所以可為  
鍼砭也

我行其野

神與反

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音姑○賦也樛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言我行其野有樛焉雖惡木而蔽芾可以休

息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則所望非特如樛之

我邦家而蔽芾可以休

反言采其遠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賦也

類惡菜也似蘆蕪而莖赤可瀹為茹滑而美俗謂之羊躡菜

宿則暫於居言采遠尚可療飢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

爾不我畜則言歸斯復古音方我行其野言采其菑古音方不思舊

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古音方亦祇以異賦也菑惡菜商陸

者別名蘆茅河內曰藜幽州曰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

溫噉荒歲可蒸以禦饑特匹也承上言爾既不我畜矣我雖

家貧采菑可以禦饑亦無須必求畜我但我與爾訟屬舊姻

爾乃於舊姻全弗思念而別求爾之新特因歎人情厚薄誠

不必在富者亦祇以其人異於刻薄之流則能恤昏姻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時有富貴而不恤昏姻者其昏姻作此刺之

附解序刺宣王也鄭康成謂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

多淫昏之俗殊為牽強朱子曰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

作此詩近之矣然以為民適異國則非蓋古無不貴而富

之人此乃在位者不推解昏姻其人作此刺之其云言歸

對就宿就居而言祇是歸其家耳先王躬行仁義而又以

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夷厲之衰斯道弗講故有此詩

宣王中興修明政教以其可風有位而存之夫子亦錄於



宣王諸詩之列美宣王也前人未達其旨故謬為之說今

正之

秩秩斯于幽幽南山古音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音丑矣無相猶矣賦也秩秩齊也斯此也干水涯南山終

頌禱之意言此室之成取材於水厓山中竹取其堅者松取

其茂者室之成也亦然居此室者必兄弟相好而無怨尤祝

也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賦也似嗣

也妣祖猶言父母倒言就韻耳百堵言其多西南其戶在東

者西戶在北者南戶舉西南以該東北也爰於也此下乃敘

宮室所以棲止豈必故為樸陋但必有德者斯能不看而不陋久安而長子孫此詩詳言作室之美而首明兄弟式好屢言君子攸芋攸甯是其所以長保此室而生男女皆有發祥之兆

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

矢斯棘如鳥斯革棘音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賦也躋棘立翼敬

則枉急則直革變翬雉躋升也此言堂成蓋路寢也言其規

模嚴整如人之竦立而翼如其四隅廉正如矢之端直而有

序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華采軒翥殖殖其庭有

如翬之耀而飛也是君子所升而聽事之所殖殖其庭有

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甯賦也殖殖平正也庭

直楹柱也正向明之處噲噲高爽貌謂向明之柱也噦噦深

廣貌冥與窅之間此言寢成由外入內皆完整是君子所以

居之而安甯也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莫勝反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古音維虺維蛇音陀○賦也莞蒲席也竹葦

慈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

上文言室之制已備此下乃為頌禱之詞此與下一章言安

詩經互解卷三

也其以為考至之樂歌不亦宜乎

此言築牆之事言板築既興無風雨鳥鼠之害如跂斯翼如

上下四旁無不牢密為君子所居寬大之所

上下四旁無不牢密為君子所居寬大之所



其寢興將生男言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女先有吉夢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

子之祥賦也大人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罴陽獸在山而

祥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

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音皇朱芾斯皇室家

君王賦也半圭曰璋嗶嗶大聲也朱芾三命以上之服皇猶煌

男子而成德以輔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音陀載衣之襦

載弄之瓦無非無儀音俄唯酒食是議音賀反無父母詒罹音羅

也賦也寢地明其分卑褊明其內飾瓦製玉作瓦形非磚瓦也瓦土成器者之總名取婦人從夫如瓦合而成好合之意

會見古王有長濶寸許如瓦形者若磚瓦重實豈初生之孩可弄者哉非過失儀容飾唯酒食是議頌其得賢夫而享安樂無詒罹助其益脩德也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宣王承厲王之後築室既成命臣工

作此燕歌且為凡考室之樂

附解宮室所以居處不可廢也第當豐儉適中足以耐久而尤必有脩身正家之德然後可以久安居而長子孫古宮室之制貴賤有度非如後世可以任意為之而北方風勁尤必堅實亦非如東南之易成此詩蓋宣王成宮室時命臣工為此以入樂章且為凡考室者用之故其詞若雜亂



不一言斯于南山則確有其地如跂殖殖二章言堂室規模非凡作室者可為室家君王亦似專屬天子則為宣王之室矣而首章戒以兄弟相好無相尤次章以居處笑語為幸又非所以施於天子且熊羆虺蛇以喻男女弄璋弄瓦別於初生及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尤不可以頌君上矣故愚詳悉詁之如右室家君王不必作為天子解無儀舊說無善謂有非非婦人有善亦非婦人大謬夫地道無成婦人有善而不居可矣若謂無善乃可任姒之德何以為王化所基君子之道何以造端乎夫婦無非無儀謂其

無失德亦不修容飾議酒食謂其得賢夫而相之正內正外平安好合常以酒食燕樂無父母詒罹祝其如此而不願其如彼此為頌禱之詞也儀本訓容無非無瑕可指無儀不尚容飾故為賢女自古聖人皆重夫婦以為化本曷嘗謂婦人但議酒食哉其篇中殖殖噲噲噦噦等字蓋當時常語詩人用之後世字書音義互異不可強以詁古人矣故通其意而為之詞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古尚田賦不似後世積金故畜牧最重千乘百乘以

賦也爾詩人指牧人黃牛黑唇日牯三百維羣每羣三百牛之



此而名故考  
牧為重此詩  
蓋亦宣王命  
臣下作以為  
考牧燕歌之  
用其描寫物  
情至為曲肖  
何啻畫工也

言經國角卷三

吳

尊者九十其非尊者尚多也澱澱和集也聚而不相觸也溼  
溼潤澤牛瘦則耳燥肥則耳潤飼而動其耳溼溼然也誰謂  
云者美牧人能修其職若為或降于阿或飲于池音陀或寢或

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古音胡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訛動何荷同揭也蓑笠雨具晴則荷之物謂毛物齊其

色而比之每物三十也凡牲陽事用駢陰事用黝望祀各以

其方之色每色三十則牲無不具備也此乃正言其牧之善

降阿飲池水草豐也或寢或訛適其性也所以然者由牧人

能順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音盈爾羊來思矜矜兢兢

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謂

羊行每爭先而實緩此句狀其行騫外馳崩隕墜也此句言

牧人閒取薪禽縱羊所之亦不外馳不墜險肱臂既盡也升

入牢也又言牧人出其餘閒採薪搏禽而牛羊壯健調馴迨

採薪烏既畢而來就之不假筮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

使升則

畢升也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

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賦也頌其事而託於夢與前

以頌之也眾謂眾人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旒州里所建統人

多溱溱眾也夢眾人捕魚又夢旒忽為旒於是大人占之以

為魚喜羣游豐年穀熟之兆旒忽為旒室家生子繁衍之兆

蓋蕃庶物所以育人民牧事之成由於富庶就牧人之夢言

以為頌禱

無羊四章章八句宣王致民富庶而牧事亦修命

附解舊謂宣王考牧之詩而未章不應自為頌禱蓋古人飲

食必有樂宣王考牧喜牧人能修其職勞之而命臣下作

為樂歌臣下奉命美牧人而亦歸美天子故末章及於豐

詩經解卷三

吳



年室家也周禮有牧人牛人羊人犬人雞人惟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詩獨言牧人者牧人掌牧六牧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掌於牧人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須者也爾牧來思蓋牧人所屬下士史徒之流牧人乃夢則牧人之官也獨舉牛羊以該眾畜即畜牧之繁而人民富庶可知故終之以豐年溱溱禮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周官牧人掌供祭祀之牲牷蓋事神養人之大端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也

國之安危繫於任相不恤人言不畏天變引用小人千古奸相皆然此詩曲盡之矣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與也節峻貌巖巖高而危也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大師尹氏具俱瞻視快燔卒猝斬絕監戒也言山石高危可畏大師尹氏萬民所瞻而不稱其職其危更甚於巖石使人憂心如焚人畏其威而不敢言抑思國既猝然斬絕矣爾又何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能長保富貴乎何爲而不以爲監也於戈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懣莫懲嗟興也實草木之實猗長茂貌言南山雖若高危而能生成物類則實非危矣若赫赫之師尹居高而不平乃實可危其謂之何哉薦瘥通重也瘥病弘大懣會懲創也天方重加災病喪亂甚多民言怨咨無一吉祥之語而大師會無懲創咨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嗟之意可乎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賦也氏本均鈞也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



眾也此乃承上二章而明告之言尹氏位大師為政本國樞  
所以維持四方者也所以輔天子使之不危導萬民使之不  
迷今既不平其政不見惑於昊天則宜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引退不宜久居其位而使我師困窮也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音瑣瑣姻亞則無

臚仕音始賦也躬身任之親自為之問察其言仕試以事

者瑣瑣小貌罔之父母曰姻兩婿相謂曰亞臚厚也此乃正告

之以改過用賢言政令之大爾弗躬弗親獻納之輩爾弗問

弗仕何以理事而集益惟平其心以應之不可信者已之無

任小人至於危殆所有瑣瑣姻亞則無臚仕庶幾一秉至公

可以下順民心昊天不備降此鞠詎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

子如屆音記俾民心闕音氣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古音遺賦也

戾乖君子謂尹氏屆至闕息違遠也承上章而惕以天變冀

其速改言爾惟不平是以昊天亦為不均而降此鞠詎爾惟

不順是以昊天亦為不順而降此大戾君子如屆而行必求

其至是可以俾民心靖君子如夷而事必求其至平則民之

惡怨亦遠蓋天怒驗之於民故冀其慰民心以回天也

生俾民不甯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賦也

曰醒成平也卒終也承上轉下言尹氏乃不能改過是以不

見弔於昊天而亂靡有定如月之方生日漸盈滿使民不得

安甯我心憂之如醒不可自解因歎誰秉國駕彼四牡四牡

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賦也項大蹙蹙縮小之貌言四

小人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釐矣賦也茂盛相

承上言小人朋比之狀方其以惡相讎則視矛如欲鬪者既

而平恨相悅益為歡附如相釐酢然蓋尹氏導引小人內外

盤踞四方之昊天不平我王不甯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賦也

所以靡騁也



已而復歸之於天言國亂若此其昊天實使之乎是以我王  
不得安甯而尹氏不自懲戒其心反怨人之正己者蓋必使  
忠良結舌以遂家父作誦音宗以究王誦試訛爾心以畜萬邦  
其心而後已也音崩○賦也家氏父字究推訛化畜養也家父蓋周世臣同  
國休戚故不憚禍而終言之如此上文言覆怨其正則規尹  
氏者皆不免於禍矣家父自言我作此詩以究王室之所由  
亂爾尹氏當速化爾心以畜萬邦則上無負於君下無愧於  
民蓋望其速改愛之之至也

節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尹氏用小人以亂政家父刺之而作

附解序以為刺幽王韋昭以為平王時作孔穎達謂春秋桓  
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人以父為字或累世同之  
未必為一人其見甚是故朱子從之惟引呂東萊以卒章

爾心為王心則於義未穩蓋家父深刺尹氏任用小人亂  
王之政其曰昊天不平我王不甯憫之而呼於天忠愛之  
心也究王誦言王之亂皆由尹氏專罪之而使訛其心又  
自言已作此詩深疾元惡略無忌諱所以為忠直之臣若  
斥王為爾則非臣子之禮而又公然言已作此詩以正王  
心不幾無忌憚之甚乎雖雅主於規正亦必溫厚始得至  
章名古本名節應如其舊不必加南山字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  
京音疆哀我小心癡憂以瘁賦也正月正陽之月夏四月民謂羣小諱言也訛言奸偽之言將大

俯仰身世憂國憂民推原亂本指斥小人悱惻纏綿



不自禁其意  
之複而詞之  
悲非宗臣則  
不必如此矣

也京京毛氏曰憂不去也癩憂幽憂痒癩同痒病多從憂鬱  
而成鼠病於穴不知所出且性多畏故謂幽憂為癩憂詩人  
蓋遭讒被謗者故言正陽之月而繁霜陽和變為肅殺災異  
至矣民之訛言以戕賊善類亦孔之將不啻繁霜矣小人成  
羣念我獨抱忠直憂心京京而不釋人或以我為小心太過  
不知我非得已因自哀此小心之故亦無人知常懷癩憂至  
於病痒此章蓋總  
領通篇之意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癩不自我後

音好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賦也癩愈同病瘳也

莠言似是非而愈愈益甚之意承上癩憂以痒而言父母生  
我惟恐其疾今我之痒父母即甚愛我有何術可使能愈乎  
蓋此疾非由外致乃憂國而成因己不先不後適了小人得  
志之時好言莠言無有鑒別而正之者一任小人之口故痒  
病不特不愈而憂心日甚一日徒招侵侮大負父母之仁也  
忠孝一原憂國之誠不能自解又歎累及父母忠孝之志也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

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賦也惓惓子然獨憂之貌無祿猶言不幸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

僕祿養也此乃正言己之所以憂病也言己憂心惓惓念我  
不幸而當此時不悲一己之窮而悲生民之苦政刑失當無  
罪罹殃哀我人斯於何而獲安養之所乎譬  
彼烏飛無屋可止蓋小人盈朝民坐困矣  
瞻彼中林侯薪

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勝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

帝伊誰云憎比而賦也侯維殆危夢夢不明有定謂成敗究

此承上而推言其禍起於小人言中林宜有梁棟之材而今  
瞻之則但薪與蒸而已比朝廷宜有賢人而今但聚小人民  
今危殆方甚無所控告而視天若夢夢然者豈天果不明歟  
特其禍敗尚未顯耳迨久而事定則為惡者罰無有能與天  
相抗而天弗能勝者今則小人之勢方張而正士反為所侮  
是非不明竟不知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也蓋深信天理之不  
爽而慨天心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甯莫之懲召彼  
之未悔過



故老訊之占夢莫勝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音盈○賦也

平日陵懲戒占夢官名具俱也此又申明上文薪蒸之實言訛言之流以無為有如謂山為卑實則為岡為陵昭然耳目之小人共相固結一倡百和即召彼故老有深識者訊之占夢可前知者然皆不敢直言其故何也小人平日罔上脅下具自以為為聖知即有一二明人亦畏禍全身於訛言之是非悉諉如雌雄之莫辨此所以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薪蒸之材充斥而不可去也

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賦也局累足維惟同號長言之也倫序脊理蜴蜥蝻蝮蟻蝮蟻守宮皆一物虺蜴小人害人如毒蟲也承上言羣小蔽明正士結舌是以天高而已不敢不局地厚而已不敢不踏惟以忠愛之心不得已而時或號呼一進正言自問所言亦殊有序有理而無如小人之不聽也因歎小人胡為必肆毒以害人不一發其仁心乎蓋詩人明哲保身又未嘗不效其忠告所以

委曲進言哀今之人而欲止其虺蜴耳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比而賦也阪田

特生之苗喻賢者處閒僻而自適其性扞馳執迫脅仇仇如仇仇之力功也承上言己局踏如此何以不引去哉蓋受職在昔臨危去之義有不可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彼處於閒僻之地固宜然矣若我義不可去而又無能為力蓋天實使我馳而不得甯天方扞我如不可去而後授我以事權又憶彼初求我以為則之時如恐不得及其後授我以事權又擊肘於我幾於以為仇我雖夙有功勞亦不我念也然則詩人蓋受先王之恩而不可遽去者乎心之憂矣

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音列矣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

宗周褒姒威音之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

己義不可以遽去而目擊朝政又不能遣是以心之憂也如或結之歎中興之盛烈未遙今茲之正胡忽暴厲如此迹其



厲政如燎方揚莫能撲滅則赫赫宗周將來終其永懷又窘必為襄姒所滅蓋襄姒之進皆由小人也

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比也永懷懷長久之道陰

賢士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謂承上言女子小人或亂

乃呼助予者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音終

踰絕險曾是不意音臆比也員益也屢數顧視僕將車者

終踰絕險之地蓋宗賢用事近習得人國自安也而曾不以

是為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去聲潛雖伏音逼矣亦孔之炤憂心慘

慘音燥念國之為虐比而賦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承上言小

自旁觀視之則亦不可為樂也蓋魚以深潛遠害為安今沼地淺狹即潛居沼底雖若伏矣而岸上見之甚明何以為安

今者樂安利危我安得不憂之夫其所以憂者非欲自全也念小人虐民亂政非止虐我一人乃一國之為虐烏有一國

可安者乎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

兮憂心慙慙賦也彼小人洽比利合也鄰謂眾小人云周旋

虐於國不知有君惟知自利故彼有旨酒又有嘉穀以洽比

其黨而厚昵其昏姻念我一人獨以君國為憂是以至於慙

慙而心怲怲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苛

矣富人哀此惇獨賦也怲怲小貌蔌蔌寡陋貌穀祿天禍極

是以小人皆富怲怲彼有屋蔌蔌方有穀矣而民遭侵削今

皆無祿是殆上天降禍極害斯民乎蓋不得已而諉之於天

難以顯斥王忠厚之意也小人所求者利在富人尚可賄免惟此惇獨之人實為可哀己是以反復而憂歎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宗臣之賢者傷讒小蔽王禍民

而作

附解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何至危亡將及乃反復憂歎而不知幾故此乃宗臣世戚之言篇中祇赫赫二句指斥褒姒因小人進褒姒故及之其餘皆斥小人未斥王也憂國憂民反復無已徐氏謂旁引曲喻嗚咽淋漓已開離騷門徑知言哉

先殺災變次歎小人盈朝而歸責於皇父終言不敢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賦也十月夏正建亥之月交晦朔之交辛卯日干支皆陰日月者真陽真

自逸蓋忠直蓋職之臣也

陰之精即天地之象也天地未分日月渾於無形天地既分精華昭於日月先儒謂行度同則相食不知食者其氣偏盛也否則雖當食而不食醜災惡即下文凶字之意言純陰之月日而日食此大災也彼月已嘗食矣今又日食則陰陽不和莫此為甚今此下民必有亂離之禍可哀也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行道也不用相侵犯

承上言日月告凶不由常道皆由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所致蓋人者天地之心也而天子九三才之主政事乖違則謫見於天月食猶陽勝陰日食則陰勝燿燿震電不甯不令去聲百

川沸騰山豕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賦也燿燿電光貌震雷也甯息令時沸溢出騰湧盪山頂曰豕峯崔嵬岸崩故為山谷塞故為陵憯會也言不但日食而已又有諸災異如此是天警告欲人改過修省哀今之人胡會莫懲也 皇父卿士番為司徒家



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音姥楸維師氏豔妻煽

方處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楸蹶皆氏也卿士六

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

置殺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掌

固承上言災異之來由小人用事於外嬖妾蠱惑於內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音媒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賦也抑發語詞時上文災變疊見

也汙停水萊草穢戕害也皇父尤為小人之首徙民以富其

私邑故特咎之言皇父豈不知天時者胡為動我遠徙並不

就我以謀遠毀我之牆屋荒蕪我之田畝此其戕我實甚而

猶曰不戕下供上役禮則然矣所謂天變不懼民怨不恤者

也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憇遺一老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賦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所謂

藏蓄也憇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富民也徂往也

言皇父自以為聖作都于向擇三事大夫之富者及富民徙

居於向不肯留人以衛王室又徙居富民自強其邑無禮於君莫此為甚矣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

人賦也囂囂眾也孽災也噂聚沓重複職主競力也言己平

日黽勉盡職不敢告勞而讒口毀之於皇父致遷徙之因

歎下民之災非天降之皆此讒諂之人聚則面諛雷同附和背則相憎譖愬交構以致此禍也悠悠我里亦

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

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賦也悠悠長遠痍病羨餘徹均也又

好處但念四方雖苦猶有餘隙可安我獨常居憂困是眾人

皆逸我獨甚勞矣然此乃天命之不均我亦不敢傲我友之



自逸蓋隱寓王之不察而以命

自安於勞不以不徹怠職賢矣

皇父秉政而侵并人地以自強其私邑詩人亦有位被侵者作

此詩

附解周語幽王二年三川皆震而史以為三年又稱六年十月朔辛卯日有食之蓋即據此詩言也史又云涇渭洛竭岐山崩而此詩云百川沸騰蓋史不勝書也幽王所用之人傳稱虢石父此詩稱七人而以皇父為首是皇父尤用事者周制畿內諸侯皆有采邑向城在東都畿內去西都千里皇父何以作都于向蓋周公營洛必有東都之田邑

當亦歸王所有巡狩之典久廢東都地多荒涼則王失其政皇父擅權作都于向徙王室卿士及富民以實之如漢徙豪傑以實五陵也不修德政專擅擾民故詩人歎之抑皇父妄為弊由君上篇中詳敘天變以見致災有由指斥小人明言徂向之事而王之失政在隱約之間忠厚之言臣子之體也故不當作刺王而作刺皇父為是或云同州有向城即此非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音的旻天疾威弗慮

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賦也浩浩廣大貌吳廣也

讀此詩想見東遷時士民各顧其私隨意去留罕有



為國計者此  
所以東遷之  
後一蹶而不  
復振也

言其廣大曰昊天仁覆閔下曰旻天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  
饑菜不熟曰饑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皆鋪徧也言昊天  
以好生為德而今之浩浩昊天亦不駭其德降喪饑饉斬伐  
四國則天之怒甚矣夫天固仁愛下民者今也旻天如此疾  
威豈無故乎而執政者弗慮弗圖早為彌縫致使禍敗至此  
彼有罪之人遭此饑饉則理所宜然既伏其辜矣若此無罪  
之民亦被牽累淪胥而扁羅於難為可哀焉周宗既滅靡所止矣正大夫離居莫

知我勤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音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

臧覆出為惡賦也周宗周之宗社戾定也正大夫六官之長

言西周宗社已滅東周播遷尚無定局六卿之長各居其邑  
不肯從遷既莫知我之勞苦矣而三事大夫從遷者雖不離  
居莫肯夙夜在公附近東都之邦君諸侯亦不肯朝夕覲王  
我猶望之曰即不勤王勇義或能撫綏人民以有甯宇乃反  
乘亂暴掠出而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  
是誠出人意意外矣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賦也辟言法言

必有以正言諫阻者臻至也凡百君子通指上文正大夫三  
事邦君之流又言國家東遷似有天意不然何以辟言不信  
王必東行此番遷都未知後事如何如彼行邁無所底至凡  
百君子各宜敬畏勉効忠誠以圖新造胡為不相敬畏不畏  
于天而苟安乎辟言不信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懣

懣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音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賦也戎

西戎常侵擾成兵患遂順也年豐順成誓御近侍詩人自謂  
懣懣憂貌瘁病訊問也聽言阿順之言譖言讒毀之言承上  
不畏言今西戎兵禍已成而不退饑歲久而不順成會我誓  
御小臣憂之至病而凡百君子無人問此災變第於阿諛可  
聽之言則喜而答之譖毀逆耳之言則排退之如此好哀哉  
諛惡直安得有靖亂之策會之為言不必憂而憂也

不能言匪舌是出音吹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

賦也。可也。承上言好諛惡直如此故正人君子似不能言實為可哀非不能言也。匪但舌出而不能挽且必招禍而瘁其躬可以能言者其為巧言如流者乎。彼能變亂是非阿意曲從故不特無罪而且使身處安樂之地。維

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

友

音以。賦也。于往棘難殆危也。言當此喜諛惡直之時仕途亦極難矣。云小人不可使則得罪天子若王云其可亦云可使則朋友必怨我之枉道。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此乃微露王任用小人之意。

家

音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賦也。王都思之狹陋無聲曰泣疾病也。言其貪戀故居婦子私悲竊恨無言不是病遷之語。此乃責羣臣之不肯從遷。言謂爾遷于王都則言此去新都予未有室。家私居鼠思泣血無言不病遷徒然既為王臣理當從遷。爾昔先人初居此地誰為爾作室者。蓋亦國恩遺留爾乃得以有室家也。今王室燬敗遷都圖存爾乃不從君父以効忠勤其可乎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東遷

之初羣臣有憚於從遷者替御之臣作此曉之

附解序曰雨無正韓詩作雨無其極即此詩多雨無其極傷

我稼穡二句蓋夫子已刪之矣詩之篇名往往節取首二

句名篇本無深意故聖人仍其舊而不改朱子謂饑饉之

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然玩詩詞正大夫

離居周宗既滅遷于王都等云云其為東遷之後詩顯然

故劉氏瑾亦疑是東遷之際蓋平王東遷固非良策然詩

人既已不能諫阻又不忍竟棄君而去則隨王東遷亦臣



言經恆解卷三  
子之諒當然况當時乘輿播遷民心靡定捍衛道途安輯  
新都亟須忠勤之士乃朝臣不願遷徙或竟棄王他適所  
謂離居者也或戀戀室家所謂鼠思泣血者也而三事大  
夫邦君諸侯等又乘播遷之隙搔擾民間所謂覆出爲惡  
者也詩人是以深悲之而因王不納辟言輕棄舊都不便  
斥言委之於天推原其由以王惑於巧言信任小人也未  
言得罪于天子言王不明在隱約之間其反復曉譬皆責  
凡百君子所以爲臣子之體忠厚之心舊解多非令本文  
語義皆晦矣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恆解卷之三終



漢文之十論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